



2

2

2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百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上朱大理書

某昔者讀柳子厚上崔大理啓其為文蓋千餘言然  
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既以高其文竊復卑其人以  
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蘄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  
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某以為罪在崔公也  
攷唐史卒未見薦子厚則茲啟亦贅疣耳夫不能愛

人之才與不能自愛其才而輕售之人其失均也某  
小歲粗曉窺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  
生後多所覩記事事觸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  
鄙劣習懶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  
尺寸於古人悵悵焉若師瞽無相跬武枳棘而不得  
舉乃幸以職守隸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  
敝帚且為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  
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  
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不意其有也某之  
周旋棘省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二面焉

執事方吐沫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  
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  
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迺效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  
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  
至矣某直不敢當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  
功為品三也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  
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  
顧距今竊祿之載衡畧未涯萬一少進磨策駑駘或  
有所見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愛天下  
之勝某者而已同年李芄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適

時名家不知合致誰左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  
人所謂勝某者不敢隱也

與陸浚明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  
古人語抑何竒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叅政唐太史二  
君子號稱巨擘覺揮霍有餘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  
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窘邊幅僕間與吳  
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  
何至掇六朝諸公之敗縷結鶻聯絡而成章僕私心  
怪之以為如閭門市綺帛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環

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  
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減於龍門之馭既幸取進士  
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踈懶之癖切入膏  
肓跨馬候謁達官如使絕域碩同事者面頰流汗少  
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能梳櫛朝起假手僮輩抑  
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  
世耶西曹號冗散而訊謀未及清晝晏坐間亦有文  
字之好捉筆一二語既讀之便自羞毀去且未及登  
執事門何敢便操鉛塹柄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傳  
妄也

又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曷解太夫人上壽  
令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事宜抑齋  
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拜謹南嚮盥授  
不腆薌幣伏惟鑒入之前月魯辱寄左氏鐫幸牘少  
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見一二然於援證核駁無  
假累紙疑義躍然痼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令  
盲老公心服地下矣所諭孤樹哀談乃閩人李侍郎  
集聞已托梓人僕向從袁履善處錄之比舊十益五  
六大抵多間巷不根語閒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嘆此  
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  
之見當自厭也

陸子傳先生

某於公通家子弟行也曩叩玄亭阻應門悒悒而返  
自後且不敢以塵土案牘之身廁穢大雅納刺惡却  
數矣居平見京師事不可眼與一二知己拍手論吾  
先生蟬蛻污濁翔于千仞羅網滿地孰得羈竅聞開  
卷之暇頗往來文氏布袍玄恰疑塵湛然賈其餘力  
要使鍾顏三舍丹青戲遊真宰上訴奇哉歸也近從  
射陂草堂覩其人固世緣未斷翰墨清妙亦一時名

手再致聲執事甚切也

答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聞問者十四寒暑矣雖凡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區區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履危制命炙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擬走一介候踪跡稽刻之間而竟次且不敢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繇容城君故被萋菲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齟齬時時相左遂中竒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其不孝不能代歐刀北闕乃以宗祀之故勉強偷食息亦何顏稱人於天地間哉即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蜍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為也人於生死亦觸藩唯谷柰何柰何近者元兇褫斥小豎遠戍執事之道已行海內方日夜覬東山之召以大吐未竟之蘊而不忘窮谷草芥手書慰存且訂盟五湖三山為日以待執事高誼宜爾僕雖欲躡芒屨操瓢笠以從山川之靈其肯令不孝之子辱長者杖屨哉茲因蕭丞便附言鄙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勉旃良飯自愛

復馮汝成書

執事握文柄首善之地青衿在門桃李在朝甚休甚  
休世貞曩承乏貴郡諸罪狀非一致大禍於先君子  
自奉諱來不分為人間人久矣即以衰慈戀戀先魄  
淺土勉理綫息生死之際時復觸藩雖教鐸比壤餘  
先衣被不敢一通尺素於長者之側乃者僂舟過吳  
馳使下問惓惓副以腆貺昔人所稱薄雲天之誼今  
復見之矣所諭志事及下貽藝文一局悚息不足當  
來命之辱嚮者以公之大教為太守李侯謀之使浦  
子司其事鄙薄不量竊亦欲附借不朽及覽浦所結  
撰固自勤論著往往未合作且多挂漏意大加刪定  
而官居無攜書足考公時甘棠西土自賢兄外少可  
與商者又案牘乘之居無何家難作矣肝腑小蘇間  
及往事輒汗簌簌下以公良史不下左丘草一齊乘  
發不百一而足耳何所資不佞也藝文極備且精核  
真馮氏碎金僕安能措辭哉無已則有宋後詩微勞  
雌黃乎于鱗見贈叙文已收入尚有顏城碑一篇又  
僕有兵備道閔武堂二記碑陰一銘及祀岳君寵趙  
烈婦二文似可備采擇者僕非敢言文於齊事小有  
關耳盧柵賦得一本如命上之子相集太煩僕曾略  
節其詩今附覽吳邵武書來云亦為小剛之擬梓於

九州山人稿卷之百五  
六  
世經堂刻  
郡矣近體一帑多絃絕不成聲者覆瓿可也賢兄豈  
難涑水哉世之伯樂不能於驪黃外拔千里令人短  
氣

答李伯華少卿

令親至承手教及示二誌知遣信者再俱為洪喬浮  
沈悵然先君子大禍寔有為之者嗚呼何忍言哉世  
貞自奉諱來飲血枕塊分填溝壑四易寒暑矣以老  
母在不即死戴面皮見人然亦何意塵世家有先人  
遺籍雖不敢望公家二酉宛委差足送餘日而摧裂  
之餘志意荒落開卷茫然無可措者死生之際大都

觸藩灰坐一室亦是阮嵇窮途公覽之不一損道心  
否二誌縱橫萬言織曲但供盡愚谷巧於用短公無乃  
巧於用長耶女郎諸山豸乃出吟屐無恙時時令齊風  
颺然惡詩不足言第見懷仰之切耳膈寒強飮自愛

吳叅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  
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  
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何侍御

京邸一再手刺不得達闖者過檀家君為某言執事



遂見念二孺子矣此何以當也不佞聞使節東行部  
霜雪之下無廢陽春三軍殆挾纊哉溫泉殊聞勝驪  
山湯無硫黃礬石之苦差足養性且執事為東道主  
不一奇快適從中丞公醉歸腹痛畏行惻中止耳不  
以僕愚足侍杯酒之歡惠然而過我誠所望也

周胤昌

信來辱手教垂念良至發潞河時亦欲取道一過京  
東而不可得知尊懷乃遂同之矣承諭欲移病請告  
世路洶洶吾輩第一着也執事豈以僕非人哉青州  
雖十二之國然其人憤覲好亂桴鼓晝起大費將牢  
執事不以見憐而以見美何也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誨  
適偶有聞於輿人轍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  
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  
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奇節表  
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慎終始  
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如明公明  
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旃之上旋轉而海內嚮風若  
勳貴減駟於文簡裔夷戢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

所重為明公祝者願明公少含弘其介冲融其辨使  
薑桂微温芻蕘得進而巳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  
不檢之機而識者以為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  
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習雕虫之技奉職粗理不從  
權貴乞功名便以為足標榜自是報施多簡中遭大  
慘形神都廢禪除之後時時以酒寬之幾遂成痼平  
生賴先人餽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識窮乏不少  
迺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画至減仲產以此  
愧心第為狂為放不敢為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  
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為於世者耶吳興稍一  
挫墨吏持巨室洶洶至今僕何垣壁而敢希明公作  
用試事畢乞歸當徑造門下請教不一

瞿師道

側聞晋典綸綍不廢史管當挽復淳古與七制並隆  
甚至幸也 天子方大處分聲色無動而又開閣延  
經生侍青禁明去留之旨杜窺覷之萌遠方波臣靡  
不滌耳奉宣 德音况執事居禁近之列者乎某別  
後八月始抵家得一及送老父鎮日酬應寢溲俱奪  
筋骨不聯屛勉復出與成侍御了此段苦事所經由  
淮以北望清源千餘里亡不陸沈者邑之民僅免魚

鼃易子析骸亡但象見又黃河別延浸漫漫成巨窪  
運河頓長土若平地此喉咽也患已剝膚矣節鎮諸  
公日望遷為一身計則可如天下何弟非與於此者  
不忍見耳外拙作奉寄如左

袁抑之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  
鼓前後應荅楊柳蒹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  
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己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  
醕誰行賞此閒中臆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  
颼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丈夫得志要令看鼻上磨墨柰何齷齪效  
吳子輩為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為兄一掃軍  
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沉幾萬勿輕動  
僕非能知此者於兄效骨肉之愛耳

又

別後再作書及一詩償宿逋悉達否望長安片紙不  
得諸君信忘之也知往返軍事良勞苦雖不獲着袴  
襴褱上燕然操如椽筆權監內消獯鬻遠塞茲行頓  
若游覽矣弟命薄書生懊惱作獄吏不已又令出與  
屠劊伍屨勉畢役趨故鄉恨不併日生來劣志願從

鄉里老人酒社中作役不願作公卿門貴客也時事  
大異勉樹勛猷幾微之際願吾子自防勗之耳

又

不幸遭禍來即生平號故人相知者往往削跡自引  
去乃獨再辱足下書母論書已所以慰誠指示靡不  
肝膈也入與家大人言之即相對泣涕者再矣僕  
雖已罷官貧不虞橐鎰而足下祿入故尚薄胡重推  
食念我且厚也念足下餉不當受受之以足下高誼  
愚父子所坐深居閒無地營救間一侍徃行還輒閉  
門與老母弱弟吊影飲息青燈熒熒風雨特送出人

間世所無憂怖即教稱緣業當不知前生作何狀也  
第主上多竹宮之祈符瑞臚奏竊可希覬首領回光  
之燭杳然未期足下所治多赫赫聲在朝稱屈載道  
栖遲紫薇堂中與諸君雅歌浮白不啻上司徒公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勉旃自愛吳生在屬中頽脫否

荅楊中丞

不肖嚮者強起躑躅三輔間幸與全晉接壤每一望  
旄麾祭戟嗟牙於太行白雲不勝其注仰而自唯禮  
數隔絕徽音濶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茲聞移疾乞  
休方在疑駭乃承手書下問副以厚貺始得從徐駟

卿備承起居之詳雖玉體少違而監子遠遁今中外之望屬明公一人南陽龍卧恐未便穩也新詩清遠孟襄陽遺韻近亦當伯仲蘇門竊意明公之貌當如服氣食霞之人憑虛欲仙不宜作虬髯虎頭顧盼也太史公致想慨於留侯得無類是耶弟荼毒餘生十年草茹先事苟白扣蠶角讀遺編足以自了而橫為造物者所戲兩䟽莫遂折腰鞅掌茲獲量移復擬乞骸而上書者為盜憎委頓而返此行真畫蛇添足可歎可歎承見需全稿實未就剗厠有三四種聊以資抵掌冗次不悉所懷統唯台亮

翁司馬孺叅

世貞無似嘗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我又辱稱公之州民而公覆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人我拜辭之夕握手為歡使蘇壤登於華席槎蘂被以春芽伏謁之軀恍若驟貴既幸游公之鄉而一水間隔不獲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菰蘆中無可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菲幣於族子鴻臚定鼎所不謂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請假襄先窆奔走不遑寧處仰止之懷與日俱積間從邸報見公所上流民圖䟽為之北嚮加額老臣倦

倦格 天之忠不知九閻遂无阻否世貞既強出從  
事亦欲少策駑鈍以報知己而 廟堂之上氣象乃  
爾且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貴鼻息已具疏乞休獲  
奉一帚先龍侍老母菽水以送餘日於分過矣天下  
事須大力人負之雲霓山斗之望既屬我公自不得  
下同微末運河 國脉當極勞神冀平成在邇宅揆  
有期尚容嗣賀從子進士一誠行聊附言區區統惟  
鑒亮春氣漸和為道為天下自愛

與潘中丞書

扁舟顧訪東海雲霞為賢者增色華琛異味稚子詫  
傳以為希邁至月下浮白嘯傲成小祇園一種佳話  
矣惜回風不辭無由操豚肩斗酒追餞於吳閭之傍  
此歎尚邑邑耳舍弟北首送之至晉陵已別令蒼頭  
上乞骸之疏幸憐而獲請半殘之軀尚猶不屬人也  
見傳代翁中丞玄圭之錫舍我公其誰天下事須得  
天下真才勉旃自愛勿作區區兒女子戀也扇頭詩  
雖叙安期千里之致然尚理前語與公爭五湖不當  
復瀆鈞覽妄謂公雖高牙大纛間菰蘆布颿之興當  
猶故耳遂不獲躬報謝似未能免俗唯高明寬之

劉子成

別後抵潞河信宿解維水駛岸濶棹歌相發湖海之  
景便在目前也所惜者不與知己共之耳見贈六章  
乃是開元作手非吳子輩可擬僕則既私喜且幸矣  
因於足下竊效微規古人業鮮兩至名成在專不朽  
之業唯此一舉可以自力其他大半由天由人足下  
少息而跂之便是垂世慎毋令刀筆吏稱慕也

又

往固草次知兄雋才且辱國士之照因以微規代  
謝亡見罪否僕之南也謂得少憇息山居可以屬意  
昨者抵家僅月許公私頓迫食寢都廢又坐期逼星  
夜走淮南會成侍御十七日役畢使復南不擬作兒  
子應酬矣譬如釋氏斷絕種種一切世人謂樂却以  
為苦必斷絕之我既謂苦安得復樂此耶周歲後可  
藉手見足下狂奴故態重心賞否窮寒北望黯然興  
懷想同之矣

又

辱手教知抵家復遘西河之戚蒞鎮已久威信境外  
為慰苗類獷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  
者乃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  
中寒兩作遊岱幸不見籍輾轉之際放下世味一切

無與唯念去日鹵莽虛負生理乍得餘年便擬堅入  
雪山斷臂穴腹無復顧念今而更悠悠故吾可惱可  
惱足下知公實逝耶造物小兒半道弄人僕亦幾落  
其手公實故緣薄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  
一段薦牘寥寥政是本色僕夢刀未遂聊復陸沉簿  
書豐草長林蓄之久矣為老親方履虎尾不得恣然  
柰何東南之變不意一至於此三吳無尺寸乾土宗  
黨交游大半異物僕亦無羨生者早晚等耳使回促  
書甚急據案草率數語殊不詮次風塵之際哲士竹  
帛愚者礎芥足下勉之

又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值門下儼  
然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尋又逐除目  
而東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鄖襄之役其不  
以余孱授之蒲弓葦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  
果獲從事鉛塹隄於息黔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  
而使者乃首之叙睽合之悰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  
先二子鳴即文運不百六為媮快夫僕何忍言哉業  
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  
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追唯門下持節



淮陽以一白羽掃島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  
匣闕之能無啾然鳴也五單于雖解辯然時時見惡  
氛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不能舍廉公矣太公不  
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弟所著狀者吳楚材何如人  
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胥若啓噓而齧牙斷斷然于  
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  
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樸如云公  
且為含其歿者而卹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  
俗勸其它具別啟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戚都督書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隄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  
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  
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  
玉中丞復書來云戚公今韓白也雅欲得足下言足  
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  
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大司農金錢不訾  
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  
轍跽次鄙見為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既殊  
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旣三逐之媪徑銜  
顏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閹人咲哉

及使啓械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拳篤至若  
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  
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  
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歛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  
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  
操鉛塹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  
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兼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羅侯印焉能更利敬當  
釋耒以俟飛捷南牀萋菲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躑躅生  
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膩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  
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備藥籠  
中一物否承損華幣玕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  
又懼勞使者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  
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願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酬來美  
也幸亮而納之

又

與公別恍然自失者久之海內故有人如所謂生不

願萬戶侯者尋用沾沾自喜矣茲時計已登大將壇如公向所云廟堂之上必當大聳動第宮府漸二減否異同調停智力俱困矣恐無能為九萬里扶搖者舍弟業已行殊悔強遣之令後世謂僕愛弟不如其自愛之深也欲作贈公詩為酬應所苦僅成一章書扇頭奉上庶幾出入懷袖間耳募兵議成執事乘六飛傳道吳閭僕尚能操舴艋奉斗酒豚肩相勞也春氣初和強飭自愛

又

春時傳聞非一自信以為必無而事類校核幾廢寢

食後審知其無他固知精忠所格豚魚為信然亦君相明喆宗社之福也僕疚鍛餘生甫離禫除誠不敢遽及膏沐以希恩澤而忽有楚補久之乃知當事者似猶以雕虫知我區區行藏動若隔世頭鬚盡改手板猶故且令襍襪觸暑我珂凌風生人之趣都不復有何况作官特恐重得罪於簡書聊一染指即圖拂衣耳江陵相公誠可謂社稷臣其在翁培植非淺為渠尊公徵言固區區所願執役者所慮班倖之門難為工耳見荅兩儀七曜語奇絕奇絕第言大非吾任也汪司馬經畧以足下當之所條上必十世利當

不至作趙營平數遭駁難也老虜聞已逝黃鬚兒必  
解詛此在探得其情用南北單于縻法而已然無事  
而飭兵不若無事而庀財財即兵也老書生談及此  
頓覺技癢幾欲投筆公得無一撫掌乎既存種種過  
渥拜嘉多愧不腆杼塾之私唯記宣存之

答武岡王

伏蒙殿下教賁及幽憂唯是隕越荒迷之人無所  
比數不祥姓名輒敢以瀆鈞重悚息悚息先大夫之  
有事大藩廿有四載矣殿下見稱若新憫卹冤酷以  
命孺子孺子死且不朽拜啟華集悅被雄風小山金  
樓瞠乎其後復徵睿旨有意楚書俾魏余二君子總  
司其凡仲蔚公瑕淳父嘉則為佐紀纂不唯七澤吐  
潤二嶽生色蘭臺渚宮之間幾復聞屈宋唐景輩珮  
履聲矣淳父似終不能強仲蔚雖苦頭風簡出感知  
已誼重或可從吏長裾一登醴筵也歲暮卒卒垂棄  
先事不克覩縷統祈鈞亮書刻數種附覽不宣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  
其入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絀漢官之好一從事  
於雪苑夾池卒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為梁史

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  
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  
跡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  
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  
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  
也僕於茲道鷄肋耳家既無遺書足讐所哀訪十不  
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  
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山  
巨源又得普師遊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  
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棘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職守隸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屈年位  
而友之使得廁案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  
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  
以談笑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已之賤而以  
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  
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  
舍許念邇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  
司寇嚴稽敷升散之期迫于卯酉案牘縈擾數舍之  
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軌每過

列棘門據款段輒欲下徬徨久之而過竊稽近事咸  
損服章為貶蓋欲佩著曾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為思  
固莫涯物則有敝敝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  
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捐前直  
易置數番絹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  
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  
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啟踴躍以  
候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答虛齋王中丞公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  
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  
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已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  
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  
日夜茹膽席藁自淬勵而今又三年矣縉紳先生靡

不開口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足裨人主不過  
削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  
借縣官之喜以弄恩乘縣官之怒以張威耳虜至則  
頓蹙而憂身虜解則揚眉而冀擢此非特亡念國家  
事也迺其智識罔昧苟且以為私計亦拙自雍并克  
豫幽冀青齊間亡不召募疲供億移家徙矣昨又聞  
有白培挺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謝  
它役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難作澤  
中拉然土崩誰為支者山東喉領也難作其勢日益  
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危展布日益艱某  
不佞願惟所以稱是三十年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  
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  
而勝得无易我耶給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為  
兵則不勇以為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母得令他豪傑  
用也更望下教戢郡邑守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  
毋令易見亂臨清大賈沃饒垂虜涎久賊一入紫荆  
飛騎馳奔若迅雷旦夕傳城下舳舻接甬千計得晏  
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料入哉某切  
因家君以羈孤之迹蒙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  
不能稱之職撫心衡慮悚然在衷妾有所窺想而執

事鄉大賢長者也家君則何敢望所遣似之矣故因而獻其芹曝其少賜清間之燕一進而誨之

奉樞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彈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拂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可以從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无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遷轉之際能一无叩講而自遂耶又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无一言耶言之絕无禍耶又能為伎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



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  
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  
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  
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无所窺識然於父師  
之教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  
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已之不能夫子而  
見南子不量已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曉曉然  
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  
自牖耳卒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  
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  
潔或勢與念拂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  
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  
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  
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  
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  
茗及披手續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汙陋牽迫鷄肋  
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  
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華鴻山學士先生

伏審壘茹荼苦扶服襄事某鷄肋塵宇不得奔致生  
芻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先府公懿  
德未能少益寸尺愧間忽辱手書厚惠竢然在疚不  
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  
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易戚終始儷備人理罕復  
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嗇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平  
生於泛然應酬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  
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  
粟未克刷城下之耻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市  
之馬方來其泉之烽隨繼今昔州賊執同知滇土夷

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匪直已形特  
俄耳時既甘厝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  
病體綿質一時之偶遂服重寄其間掣肘觸藩每一  
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塵瀆向孰岩居諸  
稿真是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  
座疇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  
者世途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  
願從執鞭冀念門墻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  
聊此布悃不宣

又

再辱書一拜白粲之貺岩居稿落落莫莫故義熙人語也某倦風塵中輒焚香諷一二篇爽然自遠時從南來人得起居蕩之役甸人從鄉子弟培白挺暴餓角賊甚苦彼亡所甘心焉童圃赭澤矣而不能加先公之廬歸如也敢以為吾師賀雖然彼或者萃其怒而仇我盍移室哉賢器清令復踣有司真宰所吝靡關人理不佞請毋束濕而時優之使不盡意當自距躍三郎君比復何似不能不懸情耳老父入春軍事委頓鬚髮改色某近者尚書舉故牘便以省刑見命猥復周行輔郡簿書自匿餘亡可為道者出入神明

良飯自愛

王稚川太常先生

師行後兩辱教言且領至意欲具啓走使奉候而且謂秋前未抵雍也發且止數矣某自入五月來災疹洊羅一子娟秀奄化異物旦莫泣損忽忽若失得以淮役擬托便還吳下少尋故游浮湛幻身而家君取快嫉者復有浙師之命驅馳危險委質無論在某敢安且家濱大海與賊共之彼少見迫驅此便嬰焚掠歸僅旬日欲奉老母避地閭闔卜築未果報期尋逮黽勉北行萬事俱廢舟中稍謝它累用紓鄙忱左右

且見聞一二請質焉邸報知大將事露矣 天子追  
修尸藉其家示遠近東海波臣竊自驚喜以為賴  
宗廟社稷之靈決疽去瘡亡損支節此非人力所及也  
當今國家威甚振所可慮者不在難去奸而在易用  
人外兵帥時陳似矣而共事乃一白面老公又京營  
將紈袴子也其人知識勇幹緩急可備否一二元老  
共戚休股肱腹心之寄生不能為縣官百口明巨奸  
因其役從史之又無以善其後何心也二王出留旨  
下乃定海內心婚學大典次第舉行正根本絕嫌疑  
遠近大小靡不加額誦聖明第講讀之臣亦有以  
敬皇帝時政告者否師名德重望樞握有日杞人之  
憂預以相質幸與而教之

答王新甫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何以  
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語下慙鄙衷瀕  
行投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不意蒙記至此能  
無汗顏執事程則班史揆藻沈宋翕然將一代之盛  
而又官嶺南嶺南山川奇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  
目而益於衷不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  
京師交游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黯黯古色

當遠出吾人上陸沉散署足占世態矣來書以家君  
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便得超越衆非  
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今令周旋寵貴乳哺悍驕劇慮  
窮巧未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見恤也如僕又何  
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祿觸藩慙顏如甲草木等  
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去急附通起居別書扇志懷  
請教照入

又

僕受質偏駁往守獄吏緣責多忤謬以資薄從諸大  
夫後躑躅東土白柘之區也銛矛三尋攢若鄧林杯  
酒失色白刃霜躡即不肖覲顏之息以寄士民上旦  
夕危漢法中耳以故匿不敢通其厭棄之姓名於故  
人也乃使者從傳中丞來則將足下尺牘疊疊記不  
肖如昨足下長者宜爾僕於文章鮮所規象師心自  
好良多謬蓋然亦以其奪之故不復能治申韓家言  
胡以得此稱吳君也豈吳君與足下亦遂有昌歎羊  
棗之嗜未瘳耶足下娥媯令姿飭以規矩調伏其氣  
與時抑揚海內薦紳大夫言文苑者誰不領袖足下  
也即忌人又誰以一二酒食之事指足下者然竊聞  
足下尚少之益日夜刻劇性命之蘊講求經濟以求

太上所謂夫黃鵠遨翔於天池而不賤尺鷃丹穴之  
吭雄於九霄而不薄蟬翼此更難也足下又亟稱吳  
明卿固無恙哉尚能從足下游乎青衫如鷄八口微  
祿即不遂自決為溝中之斷者安能不頽然向繩墨  
也足下念之固喜如僕乃簌簌淚下矣濟南生傲吏  
關西嘗三以其文若詩來承欲得其耗故附以聞卒  
卒不既所懷亮之亮之

又

嚮者傳中丞人還則具一啟及以覆瓿之言侑也至  
於今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沉否所從游者翁  
朱二方伯咸以習足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  
亨於官宜爾世貞齒頰之餘坐卧鋒鋷困以刀筆為  
湘中之累久矣不自意再逃簡書政為老親躑躅虎  
口進退唯谷踽踽笑人于鱗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  
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罷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  
益荆棘筲路籃縷以啟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又

與公張園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鱗羽一撥  
浮沉異天間者濶焉即不才所邁會不敢望稱人何  
至作官量移貴省擲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教

翰飛墜恍若覩紫芝眉宇及稍讀辭所云知儼然在  
疾猶勤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  
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画蛇之足但中間有  
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歎可歎縣官方  
急材黃金魏我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  
未解也知不足膺公懷聊及之耳公哀感至念純一  
不已天真白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  
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效生芻之敬  
先奉謝因布鄙忱伏惟照亮

朱客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寶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輒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謁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慕說者為博南山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  
謂博南山人固博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渠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  
挖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處躑躅予看之與交而  
案牘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島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發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謫  
也非脩我墻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異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玉倚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  
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  
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日牛游刃聽  
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  
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譬若  
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去  
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  
儀嚴重閤人不察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  
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  
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宜進酒

又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  
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萃成



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  
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世態本遙強就束縛  
隨人咲語邇來聞有覈察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  
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歎報烏鳥  
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  
事言離雲司變故叢沓遂為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  
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濁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臺使者海上也屬苦吏蝟蟻且蒸熱卒卒  
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  
也從長安中發郵書輒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恠之以  
為嚮名氏則再三聞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  
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  
遂再暮每經黃公酒壚不能不興濬冲竹林之歎計  
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比習其書否青州日  
飲食盜賊而處無所復言新南康推受事何如貧甚  
無以為投効地世途拂息徃徃礙人執事幸委曲成  
之世貞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若  
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餽粥不異諸生時此乃佳耳士  
大夫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  
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  
思即嚮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  
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  
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  
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  
我欲潔身誰當其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  
然矣

又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鍛未向兄發來時謂此當最先  
到既乃最後到可咲也僕循次作一月老獄官長日  
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北來謂可續舊  
時語咲但歸思益憧憧地茲期或南遂相抵晤亦未  
敢必也惡詩一聊錄去僕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  
事甚加意而甚不愜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  
也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

天子霽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恙匍匐而北白見先人寃狀俟命國門之外而是時數從邸中吏傳執事後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是搏大奸以為無減於長沙敬輿之識私竊偉之至舉逸一疏中間誤及不肖若有豔於雕虫之技而加之拂拭者執事豈有所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是以備毫末之用耶不肖束髮時即冒朝籍其時妄不自量亦欲效鉛刀於一割而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大變震蕩摧裂之餘此心已灰久矣七年中負不孝之罪不敢自比於人而今幸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之力先君子獲從昭雪不肖兄弟稍得稱人於鄉井間即國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縈不肖雖懦不得為嵇侍中亦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逡巡而不能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知人之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歎服度非北垣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矣敢以聞於執事大抵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念而不肯為國家任事今之為諫臣者各欲自靖其

志而不肯為國家惜才且與其易而退之母寧難而進之今主上固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勸於萬幾而左右之道吏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事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亦願與同志者相為慎重而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為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散帙中作老蠹魚送餘日苟有微見於三氏之旨勒成一家言毋負執事門墻足矣先狀奉覽并粗薄儀將下忱統希照入

與尹御史

嚮者霜節東臨世貞側伏田野第從今耿中丞所得公風歎一二私心豔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

天子恩詔匍匐北上為先君白見冤狀而為用事者所尼

躑躅國門之外復竊從邸中吏窺公婁上大疏隲

核賢否網紀國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不肖兄弟豈以障尼胡祿足備鼎俎之用抑憐其淪落困躓窮極已甚將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患類非人間世所有徑寸之地灰燼已寒即冒昧強出必至跋胡疐尾供士大夫咲資上負國家再造

之恩下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之哲唯期杜門築坯  
於丹鉛之業少效區區庶幾毋負門墻而已天地鼎  
革明良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日不佞乃復有  
隱憂焉虜氣日熾兵食日訕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  
漸勦百孽潜伏言路微枳遠則熙豐近而正德其兆  
已大見矣廟廊之上與臺瑣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  
有以示我使野人得安意畊釣不勝大望不腆先人  
之幣少伸下忱并先狀呈覽統祈鈞亮

寄陳司理

某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關世者然一  
邁府主之辟即不應猶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已  
易感恩其意固尔也乃某舞象時則以雕虫之技辱  
知於長者其時實懵昧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  
誤知之而不佞亦繇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  
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繇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  
走一介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愫而旋邁家大人  
難摧剥震裂幽憂点滯之餘其於生平踪跡忽忽若  
無所識者近邁天恩曠蕩扶病北走伏闕上書異白  
見先人寃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  
聞執事起居恍若啖火棗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愧

汗津津然下太史公又亟為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某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也吾郡自尊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猶政術雖閭井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口然其人往往澌盡灰滅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健杖屨無恙日夷猶於武陵桃花間猶以其未竟之畧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孰與仲多此語知當不滿執事一咲粲聊志鄙感耳茲具不腆幣儀托太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曰孺子可教否南中暑溽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畏熱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衰顏磬折顧影內愧且履任候臺者踵接牘吏環繞旅酬交錯又入棘在近強驅作者博士弟子與寄都盡不去將為小祗園咲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忘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苦此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為鸚鵡黃鶴增色亦有意否為吾丈談此苦而以相要者熱海中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咲一咲五

更起作書目眇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  
盡

又

使來拜手教叙致契濶旁及風雅間以澹辭恍然若  
寘此身黃鶴大別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橫適  
句逸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  
足言矣入楚稿便自作小巫頤頰齒牙芬流錫出故  
旗鼓相當群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居數倍  
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馬曹事少  
簡更托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僊官府稍

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維棄仗鉞  
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  
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溽暑南中當益甚加殮自  
愛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朝籍垣省相望乃  
不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竒也既足下屈為  
外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  
麋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扨千古隲核  
二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顧

不自憚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  
為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  
代文獻寥寥焉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  
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調言之禁甫  
離齷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  
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  
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  
語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  
根之語蠅虻蛙傳以文其陋而矜然欲主齊盟即所  
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即操觚

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如  
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  
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  
顧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  
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  
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罷歸田  
為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酬以故每一遇足下  
輒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媿媿不置也家弟  
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柰何失之尋足下遷  
留省為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



挈簞榼嗣其後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見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覩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咲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強飯自愛

答陳淮安王叔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吳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亡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厯厯一守操觚之士亡所籍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壘書褒召當亦匪遙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蒐采進之引玉不佞於公文無能為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宗發以竒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

比故不辭而僭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  
藏拙否先太恭人賁大夢兼拜牢帛之貺名刻珎醇  
惠存種種吹暖於灰援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  
附謝諸容嗣悉臘寒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  
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啟楫捧  
咀有餘思焉門下盱眙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爾僕故  
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汎不減元禮  
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

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顏磬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  
後無地着面強自力入棘即文事叢委之矣垂老於  
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  
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織謹領獨青州從  
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幸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  
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烺烺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論  
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  
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缺之歎也尊  
公秦音嗚嗚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艾方苦頭  
風飲藥不一

樊侍御

某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往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別袂中懷怒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顛慨然有餘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頑石胡長者乃爾某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即亡論其文卓犖趣古某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歷下就視畢數日跨一羸歸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矣安所得酒持敝緼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不數數受也比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母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糶待非常之客客亡為游揚者僅鷄肋牘末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腸屈足就秣御圍鞭蓋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過不視乃始慙然釀首諱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母令海內有以御圍窺伯樂者

兪州山人四部稿卷之百三

三  
廿九

兪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六



